

透明光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透明光

卫斯理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透 明 光

卫斯理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11.75印张 2 插页 182千字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900册

*

ISBN 7-5059-0323-3/I · 200 定价：2.55元

透 明 光

在从某国太空基地回来之后，足足有两个月的时间，我在家中过的，几乎是足不出户的生活。没有人知道我在家中，都只当我还在外地。我除了几个最亲近的人之外，也不和任何人发生联络，所以能够过着没有人打扰的生活。

但是这样的日子，究竟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，它因为一个朋友，远自埃及寄来的一只箱子而打破了。

我的那位朋友姓王，是一位有着极高深造诣的水利工程师。他是应埃及政府之聘，从荷兰到那里，参加一项极其宏伟的水利建设工程的。

这项工程，据他形容，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，有一座古庙，甚至要整个地迁移。

而他就是在迁移那座古庙的时候，发现那只箱子，而将之交给我的。

这是一只十分神秘的箱子，我有必要先将它的外形，形容一番。

它大约有三呎长，呎半宽，呎半高，全部是黄铜铸成的。箱盖和箱子的合缝处，刚好是整个箱子高度的一半，而要打开这只箱子，却绝不是容易的事。

因为那箱子的锁，是属于十分精巧而且奥妙的一种古锁。我敢断言，如今虽然科学昌明，但是要造出那样的锁来，却不容易。

那锁的情形是这样的：在箱子面上，共分出一百格小格子，而有九十九块小铜片，被嵌在那一百格小格子中，可以自由推动。当然，推动的时候，只有一个空格，可以作为转圈的余地。

在那九十九小铜片上，都浮雕着一些图案，当然，如果是按着准确的次序排列起来，那么这些看来极其凌乱的图案，是可以成为一整幅图画的。

我的那位朋友，他也相信，如果有耐心地推动那些铜片使它们得到原来的次序，那么，整幅图画重现，那箱子也就可以被打开了。

他知道我喜欢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所以不远万里，将这只箱子寄到了我的手中。

当这只沉重的铜箱子，到达我手中的时候，我的确大感兴趣，在这箱子上沉缅了几天，但是我随即放弃了，因为我发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第一，原来的整幅浮雕，究竟是什么，我根本不知道，使我在拼凑之际，绝无依据。

第二，那九十九块铜片，并不是可以自由取出来，而是只能利用那唯一的空格，作为转圜的余地，所以，要使其中的一片，和另一片拼凑在一起，便要经过极其繁复的手续。

而铜片一共有九十九片之多，我有什么法子使它们一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？

我在放弃拼凑那些铜片之后，对这只铜箱子，曾作过细心的观察。

在那只铜箱子的其它五面，都有着浮雕，人像、兽像都有，线条浑厚拙朴，但是却都不是属于古埃及的艺术范畴的，而是另具风格的一种，看来有些像是印地安人的艺术作品。

在两侧，有两只铜环。铜环上还铸着一些文字，那些文字，更不是埃及古代的文字。

我打了一封长长的电报，给那位朋友，告诉他我对这只箱子，感到极大的兴趣，但是我却没有法子将之打开来，是否可以用机械的力量，将之打开，以看一看这只不应该属于埃及，但是在埃及的古庙之中所发现的铜箱里，究竟有些什么，我并且请他叙述那只箱子发现的经过。

我的电报是上午打出的，傍晚，我就收到了

他的回电，他的回电如此道：

“卫，我反对将箱子用机械的力量打开，这只箱子，可能造成已经有几千年了，难道我们的智力还不及古人？你可以将这只箱子给我的弟弟，他是学数学的，或许他算得出我们可以打开这只箱子的或然率是多少。他的电话是……。至于这只箱子发现的经过，那是一个过于曲折的故事了，容后再叙。王俊。”

王俊就是我这位朋友的名字，他是出名慢性子的人，我给他那封电报的最后一句话，弄得心中痒痒的，因为连他都说是一个“十分曲折的故事”，那么这件事的经过，一定十分动人了。

而事情又是发生在古国埃及，这就使人更觉得它的神秘了。

我急于想知道他是如何得到那只箱子的愿望，竟超过了打开那只箱子的兴趣。我立即又请他将事情的始末告诉我。并且告诉他，我正闷得发慌，希望他的故事，能使我解闷。

同时，我和王俊的弟弟王彦，通了一个电话，王彦是在一间高等学校中工作的，他接到了我的电话之后，答应有空就来。

晚上九点钟，我正在查阅埃及古代铸铜艺术成就的资料，发觉我的料断不错，那铜箱上的浮

雕，和埃及艺术绝无共通之点的时候，接着，老蔡带着王彦进来了。

王彦大约二十六七岁年纪，面色很白，但身体还是健康的，他年纪虽然还轻，但是却有着科学家的风度，他和我是初次见面，十分客气，而且显得有些拘谨。

我将那只铜箱子的事情和他说了，他谦虚地笑了一笑，道：“我只怕也打不开。”

我拍了拍他的肩头，道：“打不开也不要紧，你只当是业余的消遣好了。”

王彦和我两人，将这只铜箱子抬上了他的车子，他和我挥手告别而去。

以后的七八天中，王彦也没有和我通电话，我因为等不到王彦的来信，渐渐地也将这件事情淡忘了。

那一天晚上，大约是在给王彦将箱子取走之后的第十天，那是一个回南天，空气湿得反常，使人觉得十分不舒服。

中午，我正在假寐，床头的电话，突然响了起来。

说起来十分奇怪，电话的铃响声，次次都是一样的。但是有时候，人会直觉地觉出，电话铃响得十分急，像是在预告有要紧的事情一样。

我立即拿起了话筒。

从电话中传来的，是王彦的声音。

他的呼吸有点急促，道：“是卫斯理先生么？我……我是王彦。”

我道：“是的，有什么事，不妨慢慢地说。”

我听得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……已经将那箱子面上的九十九块铜片，排列成了一幅浮雕画了。”我从床上跳了起来道：“祝你成功，那你已经打开箱子了。”

王彦道：“还没有打开，但是我忽然有一种奇妙的预感，觉得打开箱子，会对我不利。”

我“哈哈”大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你大概受了埃及古代咒语会灵验的影响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箱子虽然在埃及古庙中被发现，但是绝不是埃及的东西。”

王彦又问道：“其他古民族，难道就没有咒语么？”

我又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我以为学数学的人，多是枯燥乏味的，但是你却有着丰富的想象力！”

王彦在那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道：“好，我打开箱子之后，再和你通电话。”

我放下了话筒，将枕头拉高些，垫住了背部，舒服地躺了下来。我想，大约等上十分钟，

就可以得到王彦的电话了。

可是，我抽了七八支烟，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了，王彦仍然没有打电话来。

我忍不住拨了他的电话号码，可是那边却没有接听，电话公司又说王彦的电话并没有损坏。

我觉出事情有些不妙，但是我却绝不相信王彦会遇到什么意外，因为他只不过是打开一只古代的铜箱子而已！

但是，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，我早已从床上跳了起来，在室中来回地踱着步，王彦为什么隔了那么久时间，仍然不打电话来通知我箱子之中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呢？如果他打不开那只箱子的话，也可以给我一个电话的，在我的印象之中，王彦绝不是做事有头无尾的人！

然而，当我第十几次地又忍不住再打电话给他，而他那方面，仍然没有人接听电话之际，已经是黄昏时分了。

从王彦打电话通知我，说他已成功地拼凑起了那铜箱子面上的图画起，到如今已有将近五个小时了！这五个小时之中，音讯全无，王彦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

虽然我想来想去，王彦没有遭到什么意外的

可能，但是我却不能不为他耽心。

他的哥哥是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，而上次王彦来的时候，他也未曾告诉我他的地址，所以，当我等得实在不耐烦时，我又拿起了电话，请我一个当私家侦探的朋友帮忙。

那位朋友和他的助手，曾经以极长的时间，自己编了一本电话簿，是从电话号码来查那个电话的地址的。不到五分钟，我已经得到了我所要的地址，王彦住在碧仙道三号四楼。

我知道碧仙道是高尚的住宅，正适合王彦的身份，我放下了话筒，已准备按址去找他。

但是，我刚到门口，电话铃声，遽然大作。我连忙跳到了电话之旁，一把拿起了话筒。一拿起话筒来，我便听到了王彦浓重的喘息声。

我更加觉得事情十分不寻常，我连忙问：“什么事情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王彦的喘气声，越来越是浓重，像是他的身上，正负着千斤重压一样。我一连问了七八声，才听得他的讲话声音，道：“我……我遭到了一些麻烦，我可以来看你吗，立即来！”

我听出王彦虽然还在说“遭到了一些麻烦”，但实质上，他却一定遭受到了极大的困扰！他给我的印象，是十分镇定和有条理的人，但这时，

从电话中听来，他的镇定和有条理，似乎都破坏无遗了。

我不加考虑，道：“好，你立即就来。”

王彦并没有多说什么。“拍”地一声，便挂断了电话，我手拿着听筒，呆了一会，才放了下去，我感到，一个十分巨大的变故，正在王彦的身上发生，那种变故是因什么而起的呢？

难道就是因为那只不应该属于埃及，但是却是在埃及古庙中发现的箱子么？

碧仙道离我的住处，并不十分远，在我算来，至多有十分钟，王彦便可以来了，但是我却足足等了二十分钟，才听到门铃声。

一听到门铃声，我立即奔下楼去，同时也听得老蔡在粗声粗气地问道：“什么人？你找谁？”

我连忙道：“老蔡，他就是上次来过的王先生，你快开门让他进来。”老蔡的眼睛，一直凑在大门上的望人镜上，听得我这样说法，他转过头来，面上现出奇怪的神色，道：“他就是上次来过的王先生？”

老蔡平时绝不是这样罗嗦的人，我不禁不耐烦起来，道：“你快开门吧。”

老蔡不敢多出声，，将门打开了，一个人自门外，向内跨了一步，我抬头看去，也不禁一

呆！

这是王彦么？

难怪老蔡刚才向我望来之际，面上充满着犹豫的神色了，因为连我也不敢肯定，这时出现在我家门口的人，是不是王彦！

那人的身材，和王彦相同，但是由于他穿着大衣，一对大衣领高高地竖起，手上戴着手套，头上戴着帽子，将一条围巾，裹住了他整个脸，而且，还戴上一副很大的黑眼镜！

他这身打扮，即使到爱斯基摩人家中去作客，也不必害怕冻死了，更何况今天还是一个回南天，天气潮湿，我只不过穿着一件衬衫而已！

我呆了一呆间，已听得王彦的声音，透过包在他脸上的围巾中而传了出来，声音虽然显得不清楚，但是我仍然可以肯定，那正是王彦的声音。也就是说，站在我面前的人，正是王彦。

王彦的声音很急促，道：“你……等了我很久了么？”

我向前连跨了几步，道：“你可是不舒服么？”王彦发出了一声苦笑，道：“不舒服，不，不，我很好。”

他显然是在说谎，绝对不会有一个人“很好”的人，作出这种打扮来的。我望着他，道：“刚

才你在电话中说你有麻烦，那是什么？”

王彦打横走开了几步，他像是有意要离得我远一些一样，在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，却并不出声。

我越来越觉得事情十分怪异，向他走近了几步，追问道：“什么事使你心中不安？你是怕冷么？为什么不将帽子，眼镜除下来？”

王彦立即站了起来，颤声道：“除下来？不！不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乱摇手。

我和王彦，并不能算是很熟的朋友，所以他不肯除下帽子，眼镜以及一切他遮掩脸面身子的东西，我也不便过份勉强他。我只是道：“你来找我，当然是想得到我的帮助了？”

王彦道：“是的，我想问你一些事情。”

我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，道：“好，那你就说吧！”王彦的呼吸，又急促了起来，道：

“那只……那只黄铜箱子……是怎么得来的？”

事情果然和那只箱子有关——我心中迅速地想着，而同时，我也立即回答王彦：“那是你哥哥从埃及寄来给我的。”

王彦神经质地挥着手，道：“不！不！我的意思是问，我哥哥是从什么地方，怎样得到这只箱子的，那箱子的来历，究竟怎样？”

我虽然没有法子看到王彦的脸面，也无从知道他面上的神色如何？

但是从他的行动、言语之中，我却可以看出他的神经，是处在极度紧张，近乎失常的状态之中，我顾不得答他的问题，只是追问道：“那只箱子怎么样？你不是打开了它么？它给了你什么困扰？”

王彦并不回答我，他只是尖声地，带着哭音地叫道：“告诉我，告诉我那箱子的来源！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没有法子告诉你，你哥哥只说，他得到那只箱子，有一个十分曲折的故事，我打了两封长电去询问，但是他却并没有回答给我！”

王彦刚才，在急切地向我询问之际，身子前俯，半站半坐，这时，听到了我给他这样的回答，他又颓然地坐倒在沙发之上，喃喃地道：

“那么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他一面在喃喃自语，一面身子竟在激烈地发着颤。我连忙道：“王彦，你身子一定不舒服，你可要我召唤医生么？”

王彦霍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不，不用了。我……我该告辞了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面对着我，向门口退去，我